

我若生在甘肃临夏，必要做一位出色的花儿歌手。

那几日随团先后走过了临夏一带的耳子丕梁、松鸣岩、法台山、莲花山，对花儿有了更深的理解。想那临夏花儿，它的柔情似水以及铿锵辽远，大概都与这片土地的地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表达爱情的初衷来说，常年山居的青年男女要相互传达爱慕，那歌声必得攒足山野的激情和力量，浪一般翻过高山，漫过平川，方能坚不可摧地抵达对方心里，否则怎能生出“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去容易摘去难，摘不到手里是枉然”这样既向往又惆怅、爱而不得心焦如焚的歌声呢？

所以临夏人骨子里的浪漫，犹似那地方特有的原始自然之美，从古老岁月里随风一路吹到当下。它的花儿也让我这样的外人舌头绊来绊去，始终拐不到那个调上，当地人则随便哪个都能神情并茂唱上几句，兴致高时还可即兴编出一段词曰：“花儿它是草文章，土里生草里长，心里想口里唱，大学老师讲不上。”

那日，花儿（莲花山花儿会）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文香莲女士一边兴致勃勃地为我们讲解花儿，一边为我们围坐的每人都编了一首花儿词，听得我们个个心里热腾腾，欣喜到嘴巴都咧到了耳后根。“今天我把你遇上，谢谢了你的好心肠，你的一点喜气脸上放，就像天仙女一样，你来到凡间洗衣裳，不是你丈夫把你等不上。”文香莲满面春风地为我们的女领队编词。女领队歌唱演员出身，人漂亮，歌唱得好，身段也好。这首现编的花

清早，妻子在家庭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满满一竹篮的南瓜藤，青得透亮，像刚从老塘里捞上来的一捧翡翠。母亲种的。塘埂上那几株南瓜藤，爬得野。每次母亲掐尖，掐了又发，发了又掐。母亲今年已经77岁了，还是每天去塘埂。

不久前，我从东莞回了老家。傍晚，跟着母亲去掐藤。她蹲在埂上，手指翻飞，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藤蔓，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同时掐起藤的表皮，两只手往相反方向一用力，“嘶”的一声，一层薄如蝉翼的淡绿色丝带就剥下来了，露出里面水润的梗芯。

夕阳照在塘面上，她花白的头发被风吹起来。地里的南瓜藤，由一个点如天女散花般发出无数藤蔓，铺开，攀立，随意而恣肆。它们的根须深深扎在土里，蓬勃生长只为伸向更远处、更高处。它们不像参天大树能投下阴凉，也没有漫山野花绽放的盛气，却在黄花萎蔫之时结出希望。

南瓜藤浑身覆盖着细密白茸，缀着微刺，虫子也不喜欢吃，倒省了打药的心。金黄色的花从6月开到9月，淡绿色的藤铺了一地，倒映在池水里，风一吹，整塘水都晃着碎碎的绿影。母亲每天清早拎着竹篮去掐尖，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母亲把剥好的南瓜藤切成一小截一小截，放入碗中渐渐堆积，一团翡翠般的绿色便映入眼中。母亲把它装入玻璃瓶中，塞入冰箱冷冻层。“存着，等你下次回来吃。”她说。

小时候，母亲在老池塘的塘埂上种了两株南瓜藤，结了十来个南瓜。那时，

又到了大伏天，洋槐树上的知了躲在树荫里不知疲倦地聒噪着，太阳晒在身上火辣辣的，走在阳光里感觉空气都热乎乎的。“六月六，晒龙袍”，伏天正是乡村里一年一度“晒伏”的好日子。从前的乡村，家家住的是土草草房子，梅雨季节天气连续阴雨，屋里墙根、墙角等地方渗水潮湿，存放在纸箱或橱柜里的衣服棉被容易返潮。进入三伏天后，乡亲们便会选个太阳火辣辣的晴天，将家里的衣裳服裤、棉衣棉被、床上铺板、芦柴席子等什物统统抱到屋外，摆放、晾晒到阳光下暴晒、除湿、去潮，防止夏日发霉。

每年“晒伏”这天，父亲先安排我和三弟在门前院子里摆几条长板凳，搭上取下来的门板，再在洋槐树之间拉上根晾衣绳。上午阳光劲起时，母亲把橱柜、纸箱里的衣服、被褥一件件整理好，整齐地摆放在门板上，挂到晾衣绳上。趁着“晒伏”，父亲将屋里的角角落落打扫干净，在潮湿的地方垫上干土，用榔头夯实，再用鸡毛掸子掸去墙角、屋顶上的蜘蛛网和灰尘，打开屋里的窗户通风透气。

“晒伏”时，我和三弟都特别兴奋。这天，我们可以看到家中平时不常见到的“宝贝”。那些“宝贝”总是被母亲锁在皮革箱子里，那箱子是母亲的陪嫁物，是

几歌词，我们个个鼓掌叫好。“你的一点好看到脸上，身材又大又板张（意为健壮），一点稀气（意为漂亮）在脸上，不由得花儿把你想。”略顿几秒，文香莲又笑盈盈地为两位男作家编词。他们都有陇南人特有的温和性格，且都身材魁梧，英气逼人。得了这几句花儿词，两个大男人竟面露羞色，但心里的美滋滋又忍不住往外溢。

每一段编前都只微微思考几秒，文香莲脑子里怕是有个词库，随便捉个线头便能牵出一朵蓬勃的花，落在现场每个人脸上，绽出喜洋洋的鲜亮畅快。她句句都编入人的相貌特征，出口即是繁花似锦的民间文学，连我们这些自诩作家的人都自愧不如，不由得句句赞好。再看她的容貌，快60岁的人，皮肤光亮紧致，脸上不见一丝皱纹，莫非，唱花儿能美容？至少唱歌能够慰藉情感，这是有科学佐证的。文香莲自小就跟着奶奶唱，跟着妈妈唱，十来岁又和村里小伙伴们一起在花儿会上唱，如当地人所说，是泡在花儿里长大的，称得上深得花儿的滋养。更特

殊的是，别人只会唱歌不会串词，或只会串不会唱，她则串唱样样行，见花得花，见树得树，随时随地，随编随唱，硬是把自己唱成了当地有名的花儿歌手，出版了有关花儿的书籍，并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临夏是花儿传承与保护的“重镇”，“莲花山花儿”算得上驰名中外。不似现在专门要搭建舞台，它最初是在草台子上唱，山里随便一处宽阔地都可恣意发挥。那个年代没有手机，但年轻人有一场又一场的花儿会。姑娘小伙提前约好在莲花山上见，但得循规矩——上山的路拦着一道道马莲草编的绳，得唱一段花儿解开一道马莲绳，再唱一段花儿再解开一段马莲绳，一边唱一边解。好不容易唱到山上，马上要见那心上了，不料她被众人围着出不来，又把扇面一把伞地遮了艳若桃花的脸，小伙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急得在外围团团转，忍不住以歌表亏欠：

“我跟你约好上个莲花山，去时我把你的寻不见；我上来下去的十八旋，还把我的鞋跑烂；你到哪里落心闲，把你的声

队里每月只给我们家分80斤谷子，一大家人，根本不够吃。母亲煮饭时，把南瓜和米一起下锅，黄澄澄的一锅，我们三兄弟吃得碗底朝天。后来，母亲学会了腌南瓜藤，剥好的藤梗用刀背拍扁，切成寸段，拌上盐和辣椒后，塞进坛子里压实。我读初中时，每周带一罐到校，就着饭吃。腌南瓜藤咸、辣，没多少油分，可那时候觉得特别香。

如今，在东莞的农庄里，一盘清炒南瓜藤卖到二三十块。入口滑嫩、微苦，然后回甘。我吃过几次，总觉着少了点什么。服务员说，南瓜藤是每天大巴运过来的。我心想，长途大巴运来的，哪比得上塘埂上晨露未晞时现掐的鲜嫩？那种被露水浸透的、带着茸毛刺的、掐断时能听见“啪”一声脆响的嫩茎，在大巴上放一路，早蔫了。

过去吃南瓜藤是因为饿，胃里空，需要东西填。现在吃南瓜藤却是一种自然的回归。一样的南瓜藤，吃出的滋味截然不同。我家阳台上有个花盆，试过在里面种南瓜藤。土是从附近菜地取的，种子是母亲给我的。苗倒是出了，刚抽了两片真叶就开始发黄，藤还没学会爬，根先烂了。母亲在电话里说：“那是你心太急，水浇多了。”

等下次回去，我要跟母亲学学怎么剥藤皮，如何掐尖，如何把最后一茬嫩芽收进冰箱。不是为了种活它，是想让这双手沾一沾那种不急不躁往下扎根的力气。

我们家最珍贵的物件。箱子里有母亲陪嫁包袱上的“大铜钱”，有大哥年幼时佩戴过的银项圈，有一件据父亲说是祖传的“牛郎牧牛”玉雕，还有一沓民国时期发行的纸币……“晒伏”的时候，母亲会打开箱子上的锁，让阳光晒着里面的物件，也让我们戴戴银项圈、看看“大铜钱”，母亲高兴时还会抽出一两张旧币给我们玩。

父母成亲时的衣服也放在皮革箱子里，还新着呢。父亲那件是浅湖蓝色府绸布的对襟衬衣，母亲那件是桃红色的府绸布上衣，衣服都是裁缝手工制作的，父母结婚后舍不得穿，一直存放在箱子里。“晒伏”这天，我们兄妹会一起起哄，让父母穿上当年成亲的衣服，这时父母会跟我们一起热热闹闹，发出开心的笑声。

中午时，父亲顶着烈日，拿着一片木板条轻轻地拍打着门板上、晾衣绳上的衣物被褥。母亲跟在后面，把它们一一翻面。衣物被褥经过阳光的暴晒，散去了潮气，变得蓬松舒展，散发着好闻的味道。

“晒伏”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在阳光下晒去衣物上的潮气、霉味，将温暖、希望和美好重新贮藏于橱柜、贮存

在临夏，听花儿

音听见人不见，活把人的心急烂……”彼时莲花山人声鼎沸，姑娘竟心意相通，将那歌声听了个真切，一张脸羞红在扇面后。这可真如《诗经》里云：“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在绿意葱茏、鲜花盛开的莲花山，情窦初开的姑娘小伙用自己的歌声，唱出一篇篇爱情的乐章。未承想，这正是文香莲自己的亲身经历。爱慕她的同村小伙跨过山高水长，在莲花山花儿会上找到了她，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花儿声中两人几十年相濡以沫，到如今已经子孙满堂。每每提起那段花儿往事，文香莲的脸上仍红彤彤像鲜花绽放。

文香莲的儿女常年在外打工，老两口守着八旬老母，每天边唱花儿边干活，高兴了唱，不高兴了也唱。问她这辈子啥时候最苦，竟一时答不上来。她的弟子在一旁凑话，说人心里面有花儿，不会觉得苦，就连耕地喂羊都忍不住要唱。怪不得聊起花儿传承，问文香莲花儿会不会随时光的流逝而消隐，她一脸笃定，说绝不会。新时代新气象，花儿也与时俱进，内容翻新，除唱情歌外，还唱劳动、唱生活、唱社会进步。即便有时候人们生活中遭遇困难，亦因有花儿的陪伴而不觉沉重，一如词中唱的：

高山坡，石头多，咱在荒坡讨生活，风吹雨打不退缩，受尽磨难志气卓，苦难熬成花儿歌。花儿呀，两莲叶儿！

中国书画《金鱼水草》，作者任伯年，中国美术馆藏。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马 涌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南岳精灵

甘建华

南岳的云，总在半山以上游弋绒毛皂荚就藏在那片雾里守着野生存世稀少的命数像大地不肯放手的一截老根每抽一片新叶都经得让人屏声静气

顾觅角檐，躲在石缝和落叶深处对水、对土、对身边每一丝气息都有自己拿捏的分寸水稍浑，草稍乱它就把自己藏得很深不声不响退回自己的小世界

倘若阳光斜斜切过山坡刚好落在林缘的黄金刻度南岳老鸛鸛，方肯探出头来这小东西，二〇二二年才被正式定名还有毛柄金腰消失了六十多年，像被时光珍藏起来直到二〇二四年才重新出现在人们眼中

南岳山野里这些奇特生物并非我们寻常意义上的邻居而是地球基因库里的孤本所以，当你进山时脚步要轻，呼吸要缓别惊扰了这些沧桑巨变中幸存的精灵

惜纸

肖云儒

大地

方言都是古老的，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过去书生进京赶考，商贾出远门，无论做了官还是发了财，回家乡音是不能变的，一旦走调了，甚至得意扬扬说几句官话，小脚奶奶就像张飞骑马，一个烟袋锅就抽你个喊爹叫妈——那是碰不得的家法！

多年前，我应邀去当年的北大荒垦区做一场文学讲座，与会的有上百名年轻干部、教师和报道员。相互交流时，我发现他们大多数竟然是一口流利的北京腔。我问怎么回事儿？他们骄傲地说，当初我们背着书包上学堂时，教课老师都是北京来的知青。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想起大返城的年代，仿佛一夜之间，大批年轻的管理干部、技术骨干，甚至包括食堂的厨师、生产队的马夫，还有每天早7时用甜美的声音播送全场新闻的女播音员，都像被大风刮跑了。很多知青临走时大哭一场，把脸盆、棉衣、被褥甚至牙膏都送给老乡，想着“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

但是，有一种无形的根脉，在漫漫岁月里留下了，那就是在北京知青生活过的农场，那里嘎脆的京腔，被北大荒的孩子记住了。知青们走了，他们的声音扎根了。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批老铁道兵、老志愿军和转业官兵，还有很多“海归”和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不惧严寒荒凉，潮水般从沿海城市、江南水乡等地涌来。如此规模的建设壮举，永远震撼着后来人。那时，倾盆大雨能把帐篷冲塌，一夜暴风雪能把房门堵住，漫长的冬天，整个营地吃不上一叶青菜。当时招进来的农民工问：“发电机啥样啊？”老师傅顺手用小刀切出一个有棱有角的大萝卜：“就这样！”有学徒工干活不用心，师傅一脚踢过去：“明天再这样就滚犊子！”这样的语言，至今在大东北的土地上流传。

我还记得刚下乡那会儿遇到的一个高大背影：秋后的慢坡上，一座用木棍绳索绑紧的“大山”，正在缓缓向前移动！我赶紧跑上前去看，竟是一位瘦小的老奶奶。我问老奶奶，您这是做什么呀？老人说，背回家做烧柴。我想伸手帮她，可又不敢碰，生怕木架散开，整座“山”就塌了。跟到山坡下的家，我才知道，老人是四川人。听着老两口浓重的四川方言，我被深深感动了。是啊，在这片苍凉遥远的北大荒，我听过多少来自祖国各地的方言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两湖两广……

就是这些方言！渗透着热血和力量的语言，混合着钢铁与火焰的语言，穿过“大烟泡”和木刻楞房子的语言，回荡在故乡和他乡的语言，犹如于无声处听惊雷，最终汇入北大荒炽热的方言。

从小我对纸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童年时住在南方的木板房里，墙上裱着一层旧报纸或白纸，常常把墙纸一片片撕下来玩。长辈们说我对纸的这种嗜好，缘起于4岁时被母亲抱着看匠人给毛边纸“上釉”。上了釉的纸略略显出一点陈黄色，在上面写毛笔字古色古香。母亲说当时我目不转睛。也许对纸的喜爱正是从那时开始。

及至长大成人，学着写点小文章。构思时，用的是北宋诗人梅尧臣“诗囊储句”的高招。但凡有了一点灵感，便随手撕个纸条记下零星语句。只是不像千年前的诗人储于随身诗袋中，而是把纸条小心地叠好，放进口袋。待构思成熟，将纸条所记整理成文。小小的纸条成了我珍贵的“灵感素材库”。

可等到真正动笔，却不舍得在没用过的白纸上写。常会将作废的纸裁剪，取空白处拼接粘贴成16开大小再写。还能用的纸，怎能浪费？

记得参观过大巴山深处一个小镇的纸坊。看如何刻开子漂在水塘里，然后加石灰放进桶中，大火高温煮沸；又如何用石臼石舂将竹纤维砸成糊状的稠浆，再用细筛子那样的帘子来回荡浆，而后将淀在帘子上的湿纸翻到案子上，慢慢缓烤，焙干、熨平、压实……新纸便这样诞生了。这一整套土法造纸的流程，漂亮而极富仪式感，看得我如醉如痴。

我曾在报社当过编辑，那时每逢参加社内劳动，我总爱去印刷车间，在庞大的高速滚筒印刷机的轰鸣中前后忙碌。几个人奋力推着大碌碡一样的滚筒纸上机，又赶到机前的出报口收报。新报纸像瀑布奔涌而出，溅得满车间的墨香。我们一沓沓收拢、码齐，摆在平板车上运走。在机器旁看着新闻在报纸上跳着蹦出来，心里霎时开阔了许多。

过往的岁月里，我一直坚持做纸质阅读卡片，分门别类放在书柜里。这是我独有的、私藏的知识财富，是思考和写作中不时会动用的宝库。书柜里还有大量的手稿、草稿、提纲，以及那些随手记下观点、思索的备忘纸片，用夹子、订书机整理好放齐。

就在这年深日久的无意中，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脑子里冒出某个写作契机，便不由自主地摸笔找纸。手里把玩着纸，心里则在冥想、深掘，渐渐凝聚成观点，观点又被拆分成小的逻辑环节，再梳理出几条论据……从弱冠至

塌，一夜暴风雪能把房门堵住，漫长的冬天，整个营地吃不上一叶青菜。当时招进来的农民工问：“发电机啥样啊？”老师傅顺手用小刀切出一个有棱有角的大萝卜：“就这样！”有学徒工干活不用心，师傅一脚踢过去：“明天再这样就滚犊子！”这样的语言，至今在大东北的土地上流传。

我还记得刚下乡那会儿遇到的一个高大背影：秋后的慢坡上，一座用木棍绳索绑紧的“大山”，正在缓缓向前移动！我赶紧跑上前去看，竟是一位瘦小的老奶奶。我问老奶奶，您这是做什么呀？老人说，背回家做烧柴。我想伸手帮她，可又不敢碰，生怕木架散开，整座“山”就塌了。跟到山坡下的家，我才知道，老人是四川人。听着老两口浓重的四川方言，我被深深感动了。是啊，在这片苍凉遥远的北大荒，我听过多少来自祖国各地的方言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两湖两广……

就是这些方言！渗透着热血和力量的语言，混合着钢铁与火焰的语言，穿过“大烟泡”和木刻楞房子的语言，回荡在故乡和他乡的语言，犹如于无声处听惊雷，最终汇入北大荒炽热的方言。

蒋 巍

蒋 巍

老董，文字都是这样从心里流出来。

时间长了，更是爱屋及乌，与纸笔书写相关的涂改液、橡皮、胶棒、小剪刀，都是我钟情的日常家用小件。楼下超市的营业员更因此熟悉了我：“那个一进门便直奔文具架的老头儿……”

这一切都与纸相关，与纸质书写、纸质阅读相关。

然而当下，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少纸的时代。敲键盘、发电子文件以至人工智能无纸秒速的内容生成，覆盖着笔与纸的书写。速度的提升，规模的扩张，传播的无界，以前所未有的活力挤兑着甚至扫荡着纸与笔自古营造的那种安静中的独处，以及思想深处的推敲……

事实上，这篇关于纸的文字，恰恰是在无纸写作中完成的——此刻我正在机场的候机厅，在这个无纸无笔的地方，恰好冒出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于是用手机写下了这篇文字。

这对我们这一代习惯用纸笔的书写者来说，个中味道真是五味杂陈，有矜持，有珍惜，有惜别，甚至还有一丝自嘲。对于纸质书写时代，我们有着太多的眷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纸质书写的场景确实是越来越少了。人们也将跟随着时间的脚步一起，采用新的写作方式。

不过也会盼出新的希望。我想，纸张在书写和印刷上的使用也许会逐渐变少，说不定将来某一天，

我们的后代在阅读纸质书刊时，会有今天的孩子进入博物馆，观赏、品读汉唐碑文的那种感觉。但纸张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用途，会在新的空间默默地拓展。虽然普通的书写印刷用纸减少了，但纸张也会在信息载体功能之外，开发出更多的实用价值，转向商用、家用、装饰用的新领域。许多新的生活需求，也将会拉动各种特型定制纸质产品的研发生产。这些纸张，将会与书写用纸比翼齐飞，大量涌现

在现代市场里，应用到百姓生活中……

我当然祝福这一切变化。但也不得不承认，内心多少有一点惋惜，一点留恋。

文思

几十年过去了，很多白发苍苍的老知青再次回到北大荒。当初返城时，他们想的是“不再回来”，而此刻重返故地，他们却与乡亲们抱头痛哭，相互的称呼都是骨肉亲人家级的。他们一起回忆着：北京小玲过生日那天，村东的二婶给她烙了一张糖饼，却不许自家的小丫吃；上海阿宏返城那天，村南的老奶奶给他包了5个鸡蛋……后来，有些知青挣了钱，见“第二故乡”缺个小学就盖小学，缺一座桥就建个桥，桥栏上写着四个大字“恩重如山”。同城的知青战友搞个小聚会，聊着聊着哈哈大笑，笑声中眼泪却滚滚而下……

在北大荒，曾经响起过各种各样的方言。老军垦到死都讲老家话，各个城市的知青返城时也依然讲着家乡的话，而响亮、清脆、亲切的北京话，没落地就被当地农家娃接住了，升旗宣誓、作文朗诵、课堂答题，都是响当当的自信和骄傲，充满对大地的向往和深深的

爱。

英雄不问出处，时代已然澎湃，蓝图已经绘就，未来正在到来。倾听今日中国的语言，全世界都能听明白！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